

第十章

受降遺俘

第一節

日本投降

第一款

終戰經緯

壹、日本重臣與統帥部終戰意見的紛歧

日本在發動「大東亞戰爭」之前，其終戰指導（構想）概為：「在遠東大陸與南方要域，及中太平洋各島等地域，確立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長期不敗之態勢；在此期間，圖謀英國本土及中國政府之崩潰，並使美國放棄繼續戰爭之意志。」^①嗣因德國喪失進攻英國本土能力；中國持久抗戰始終不渝；美軍在中途島將日本海軍主力擊滅，以及日軍在太平洋戰局不利等情勢，因而日本早先「希望式」的終戰指導（構想），隨之幻滅。及至塞班島（Saipan）日軍戰敗，東條內閣辭退，小磯（Koiso）內閣繼起，即致力尋求在有利條件之下儘速結束戰爭。小磯首相希望在菲律賓決戰扭轉戰局；但至1944年底，仍以敗北終局。翌年一月六日，美軍龐大運輸船團駛向呂宋島（Luzon）仁芽茵灣（Lingayen gulf）；同時美軍機動部隊開始進

攻安南，全般情勢，日益對日本不利，日軍遂着手計畫「本土決戰」。此時日本天皇鑒於情勢黯淡，深以戰爭前途為憂，乃個別秘密徵詢重臣近衛公爵（Konoe）、平沼男爵（Hirnuma）、若槻男爵（Wakatsuki）、岡田大將（Okada）、東條大將（Tojo）以及廣田氏（Hirota）等對戰局意見。近衛奉答：「現已面臨最惡劣事態，有儘速講求結束戰爭方策之必要。」廣田強調：「對中國和平工作已無進行餘地，唯有增進對蘇中立關係。」東條認為：「從目前戰況判斷，概為五十分對五十分，雖不樂觀，亦不必悲觀，有用盡一切手段，以遂行戰爭之必要。」若槻與岡田奏答：「除以強力遂行戰爭外，並應覓求有利時機，考慮和平方策。」②重臣對戰局判斷，多數認為「如果如此往後推移，或將戰敗。」惟近衛則斷定必敗無疑，建議必須採取斷然處置，及早和平。且認為講和之時期愈遲，日本地位愈將惡化。而統帥部則與近衛主張完全相反，堅持其一貫立場。認為即令戰局不利，仍應在某一戰場，予聯合國軍一重大打擊之後，以獲得較為有利的條件或榮譽的條件，始可結束戰爭。③

貳、小磯首相對戰爭指導無能為力辭職引退

日本天皇雖對戰爭前途憂慮，但其重臣與統帥部對於和戰意見，並未一致，又不能裁決，祇是表示關懷而已。延至1945年一月，中美聯軍已打通中印公路，中國陸續獲得大量美式裝備，開始積極準備反攻。二月美軍進攻硫磺島（Voicano I.）；四月美軍近迫沖繩（Okinawa），聯合國軍對日本本土壓力，日益增加。此時小磯首相決心促進對中國和平工作，藉圖緩和戰局。經與重光外相（Shigemitsu）、杉山陸相（Sugiyama）、米內海相（Yonai）和梅津參

謀總長 (Umezu) 等商談，多謂現今戰局，顯然對日本不利，當為中國所熟知；且中、美、英不可分，中國絕難單獨與日本進行談和。小磯首相大失所望，認為目前「除最後在本土決戰，予敵以打擊，利用機會以求得和平外，別無他法。」④因此小磯首相力主強化統帥與國務之關聯，特為奏准設置「最高戰爭指導會議」，日皇以特旨准許首相列席大本營會議，關於作戰，得陳述意見；並賦與得獲悉作戰計畫及軍事機密的地位。小磯首相於組閣之初，即希望強力參與統帥事項，現在僅是「列席大本營會議」，不過一高級旁聽而已，並不能實現其願望。於是小磯首相認為有兼任陸軍大臣必要（按如具備陸海軍大臣身分，依其當然之職責，則能參與大本營會議。）終以非現役軍人，為陸軍所拒。小磯首相以戰爭指導已無能為力，四月四日總辭。翌日蘇聯政府通知日本駐蘇大使佐藤尚武 (Sato shobu)：「日蘇中立條約業已喪失意義，蘇聯政府有廢棄之意。」⑤蘇聯此項通告，使日本「利用蘇聯以圖情勢好轉」，亦歸無望。

叁、鈴木組閣積極謀和

近衛等重臣認為在此嚴重關頭，新內閣必須力能講求早期和平，新首相人選，以樞密院議長海軍大將鈴木貫太郎 (Suzuki Kantarō) 最為適當。因此重臣會議決議推荐鈴木大將組閣。鈴木大將受命後，決心努力迅速結束戰爭，以副日皇願望。

當鈴木內閣成立之時，沖繩攻防戰，正達最高潮。日本大本營期待沖繩防衛戰，即令不能全勝，亦應予美軍重大打擊，曾傾注悲壯的努力。但至五月上旬，日本政府及其大本營之期待，與事實完全相反，沖繩最後地面反擊，亦告失敗。原來日本在發動太平洋戰爭之初，

將最後勝利寄望於不敗的盟邦德國，而今德國在聯合國軍東西夾攻之下，竟於五月八日投降，更予日本一大震撼！五月十五日日本政府廢棄「防共協定」、「三國條約」，以及日德間一切條約，至此日本完全陷於孤立無助之境。

美軍奪得沖繩，以此爲空軍基地，空襲日本本土，更加劇烈，日本損害與日俱增。日本東鄉外相（Togo gaisho）認爲德國屈服之主要原因，爲盟軍空襲的效果，若再稽延和平工作，徒使日本國力迅速消耗，更必削弱對外地位；且判斷將喪失講和最後機會。早先中、美、英三國會勸告日本無條件投降，故東鄉外相認爲：若與三國直接交涉，頗難實現有條件講和；經由中立國或羅馬教皇交涉，有條件講和，亦幾爲不可能之事。僅有經由蘇聯進行交涉，爲唯一有效和平工作路線。於是在最高戰爭指導會議中，獲得次列一致意見：⑥

正當帝國傾賭國力，與英美戰爭期間，若蘇聯對帝國參戰，將制帝國之死命！故不論帝國對英美戰爭之局勢如何，帝國有努力防止蘇聯參戰之必要。就帝國言：不僅必須防止其參戰，且應進而獲得蘇聯善意的中立；更進而關於戰爭之結束，懇請蘇聯作有利於帝國之斡旋。茲決以此爲目的，迅速開始日蘇兩國之協商。

帝國應使蘇聯了解：蘇聯此次所以贏得對德戰爭，實由帝國維持中立所致。並應正告蘇聯：在將來蘇美對抗關係上，若能使帝國保持相當的國際地位，亦有利於蘇聯；且應勸告蘇聯：日、蘇、中三國有團結一致，以對抗英美之必要。

茲決努力勸告蘇聯，以圖達上述目的。唯自德蘇戰爭終了之

後，蘇聯自覺其國際地位業已提高，且判斷帝國國力顯已降低。凡此情形，不難想像，蘇聯要求的代價必高，次列諸項，當在意料。

- 一、返還南庫頁島。
- 二、津輕海峽航行權。
- 三、取銷漁業權。
- 四、轉讓北滿洲各鐵路。
- 五、擴大蘇聯在內蒙勢力。
- 六、租借旅順大連。

且視情形，蘇聯或將要求割讓千島列島之北部；但朝鮮必須由帝國保留。在南滿洲可設定中立地帶，唯應儘可能維持「滿洲帝國」獨立。帝國最希望者，為樹立日、蘇、中三國之共同體系。

日本以此片面願望，一面試探蘇聯態度；一面整備國內決戰態勢，萬一謀和不成，則在日本本土予聯合國軍一重大打擊，再設法結束戰爭。

日本為積極謀和，準備以近衛公爵為特使，前往莫斯科懇談，而為蘇聯拒絕。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國發表共同宣言^⑦：勸告日本政府履行開羅宣言各條款，^⑧並立即宣布全日本軍隊無條件投降。日本鈴木首相對三國共同宣言未予置答，仍請求蘇聯斡旋和平。而蘇聯遲遲未予答覆。

肆、原子彈震撼日本

日本政府尚在期待蘇聯斡旋和平之時，八月六日八時十五分，美

機在廣島市中央投下原子彈，俄頃之間，全市被黑煙掩蓋，火柱冲天，廣島化爲煉獄！當時廣島人口，共約 343,000 人，當即死亡 78,150 人，負傷及失蹤 51,408 人。建築物 78,327 幢，全毀 48,000 幢，半毀 22,178 幢。

這枚相當於 20,000 噸黃色炸藥威力的原子彈，產生了革命性的破壞威力，使戰爭工具起了劃時代的變化！初先日本還不知道是原子彈，日本第二總軍司令部向東京的報告，稱爲「前所未有的破壞力高性能炸彈。」次日（八月七日）杜魯門總統在廣播中聲明：「六日投在廣島的原子彈，爲使戰爭發生革命性的變化物。如果日本仍不投降，更將在其他地方投下。」（按美國當時已製成的原子彈僅有兩枚，美國爲對日本軍民獲得心理的效果，故予使用。）此時，日本認爲投在廣島的炸彈，可能是原子彈，亦有人認爲或係聯合國方面的宣傳，決定在未確定事實前，暫不使用「原子彈」一詞，而以「新型炸彈」在報紙發表。日本參謀本部於八月七日，派第二部長有末精三中將（Arisue seizo）爲委員長，以原子能最高權威學者仁科芳博士（Nishina yoshio）、航空本部及陸軍軍醫學校有關人員，組成調查委員會，前往廣島。現地調查結果，立即報告東京：「新型炸彈，確爲原子彈。」東鄉外相與鈴木總理研商之後，決定立即奏報日皇，迅速接受波茨坦宣言。日皇面諭東鄉：「敵既已使用此種武器，戰爭繼續更不可能，爲圖獲得有利條件起見，不得逸失結束戰爭時機。」^⑨

伍、蘇聯對日宣戰

八月八日夜，日本政府還在期待其駐蘇大使佐藤，與蘇聯外長莫洛托夫會談有無斡旋和平餘地的答覆，而蘇聯的答覆是「宣戰」。（

按蘇聯參戰，決於雅爾達協定之時。參戰時機原定為德國投降後約三個月內。嗣在波茨坦會議之時，史太林宣稱在八月下旬參戰。而今蘇聯判明日本遭受原子彈轟炸，必急欲投降，乃提前參戰。）當佐藤大使接受莫洛托夫外長宣戰宣告之時，遠東蘇軍已突入中國東北，開始進攻日本關東軍。日本寄望蘇聯斡旋和平一事，至此完全絕望。

陸、日本政府致電聯合國接受波茨坦宣言

美國在廣島投擲原子彈與蘇聯宣告對日作戰，使日本天皇、木戶（Kido）內府大臣、鈴木首相、米內海相、近衛公爵、重光前外相以及其他歷來支持及早結束戰爭的政軍要員，更加認為除迅速接受波茨坦宣言（三國宣言）結束戰爭外，別無他途。惟阿南陸相（Anami Rikusho）與梅津參謀總長認為日本現況，尚未到無條件接受波茨坦宣言程度，與其接受無條件投降，莫如在本土決戰，作最後努力以開拓較為有利的和局。正在爭辯降戰未決際，九月十一時三十分，美國第二枚原子彈在長崎投下。長崎人口共約270,000人，計死亡23,753人，受傷43,000人。（按第二枚原子彈投擲目標，原為九州最北端之工業地帶小倉市〔Kokura-Ci〕，由於氣候惡劣，視線為浮雲所阻，飛機在小倉上空盤旋五十分鐘後，才變更目標，轉向長崎）。第二枚原子彈投下之後，是否無條件投降，日本政、軍人員，仍然爭論不休，無法解決，乃舉行御前會議。外相在御前表示：「隱忍自重，立即和平，以圖他日復興。」陸相與軍令部部長，則主張「一億玉碎，死裏求生！」議論達兩小時之久，意見始終不能一致，首相只得奏請日皇「聖斷」。

日皇採納外相意見，並說明理由如次：⑩

陸海軍統帥部的計畫，常犯錯誤，多失機宜。一面說本土決戰，又說準備防禦陣地，非至八月底不能完成；一面說增設部隊，又說裝備尚未整備。似此情形，如何能迎擊敵人！

空襲日趨激烈，若再使國民陷於塗炭之苦，破壞文物，招致世界人類不幸，實非朕之所願。

此時應忍其所不能忍，解除忠誠軍隊之武裝，使昨日尚效忠於朕者，明日即落為戰犯，雖於情不忍，但為國家前途計，於事則為不得已。今日應以明治天皇遭三國干涉時之心為心。

日本「立即和平」，與「繼續作戰」之爭，至此獲得結論。十日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宣言（美、英、中三國對日共同宣言）電文，拍交其駐瑞士（Switzerland）加瀨公使（Kase）與駐瑞典（Sweden）岡本公使（Okamoto），指令送交美、中、英、蘇四國，並請求速覆。其電文如次：

帝國政府為挽救人類戰爭慘禍，希望迅速導致和平。前遵奉天皇陛下意旨，關於大東亞戰爭，曾對有中立關係之蘇聯政府，請求斡旋。帝國政府對於和平努力，不幸未獲結果。帝國政府茲遵奉天皇陛下和平之祈念，擬立刻除去戰爭之慘禍，促成和平，茲決定如次：

帝國政府關於1945年七月二十六日，由美、英、中三國首長共同決定發表，爾後又經蘇聯政府參加之對本邦共同宣言所舉之條件中，在並未包括要求變更天皇之國家統治大權在內之諒解下，帝國政府接受該宣言。

帝國政府切盼貴國政府迅速以明確之意志，表明上述諒解無

誤。帝國政府茲懇請瑞士國政府、瑞典國政府速將上述事項，轉達美國政府、中國政府、英國政府及蘇聯政府。

柒、日本政府與統帥部對聯合國覆文之爭執

八月十一日，美國政府代表聯合國各國政府，致送日本政府如次答覆：①

關於日本國政府之通告，謂接受波茨坦宣言所載條款；但在該宣言不包括要求變更天皇之國家統治大權在內之諒解等語，我等之立場如次：

日本國政府及日本天皇之國家統治權，自投降之日起，均由聯合國聯軍最高司令官行使。司令官為實施投降條款，得採取認為必要之措施。

日本天皇應對日本國政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為實施波茨坦宣言各條款，予以簽署降書之必要權限。不論在任何地區之日本陸海空軍，天皇應命令一律終止戰鬥行為，交出武器；並為實行投降條款，聽從聯軍統帥要求下達必要之命令。

日本政府在投降之後，應立即將被拘戰俘，迅速送至安全地點，俾便搭乘聯合國船隻。

日本國最終之政府體制，應根據波茨坦宣言，由日本國國民自由表明之意志決定。

聯合國軍隊在完成波茨坦宣言所揭示之各目的前，得留駐日本國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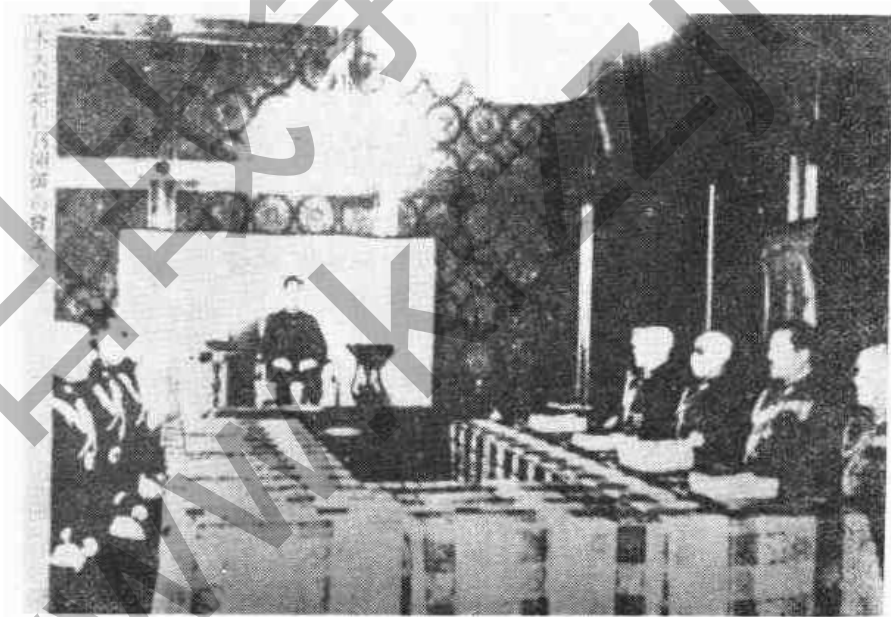
聯合國的答覆，立即引起日本政府與其統帥部間爭論：日本外務省認為可以接受。日本陸、海軍兩統帥部則認為：「如果在如此條件

之下接受和平，於內實爲忠誠國民所難忍，勢將引起一發不可收拾的事態；於外將使數百萬出征將士喪失決死敢鬥的精神。終至不僅引起外敵攻擊，且將招致國家內部崩潰，國體破滅及皇國滅亡！」表示不能接受。於是陸軍大臣與參謀總長隨即於十二日聯名對大本營直轄各軍司令官，拍發如次電報：⑫

關於大東亞之終戰，敵方對帝國之回答，經本（十二）日晨美國廣播獲悉。陸軍認爲該廣播違犯我國體護持之真意，決定斷然拒絕，堅持繼續戰爭。此項國策，正在推進中，尚盼各軍斷然向作戰任務邁進。

捌、日本天皇之最後決斷

日本對聯合國的回答，由於日本政府與其統帥部間意見不一致，



日皇裕仁在「特別御前會議」裁決終戰

遲遲未作表示。八月十三日，美國第三艦隊航空母艦，出動飛機1000架，猛烈轟炸東京。十四日再空投日文傳單，記述八月十日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宣言全文及聯合國覆文。日本政府不願洩漏的秘密交涉，現已由聯合國揭露。木戶內府深慮聯合國散佈的傳單，將刺激國內主張繼續作戰分子，引起混亂，特持傳單晉謁日皇，奏請迅速命令完成終戰手續。於是當日舉行特別御前會議。③

先由鈴木首相奏報最高戰爭會議及閣議經過，並稱外相主張接受聯合國覆文，但未獲得全員一致通過，請天皇親自聽取反對者意見，再請裁決。首相發言終了，陸海軍兩首長與陸相相繼發言，聲淚俱下，懇請准予再照會聯合國。如果聯合國不允許，則只有繼續戰爭，死裏求生。日皇俟各大臣奏畢，在全場悽慘靜寂中說：

若無其他意見，現在述說朕的見解：反對論者的意見，誠屬可嘉，但朕的見解，仍與上次相同。經充分檢討世界現況，與國內情勢，朕認為再繼續戰爭，實屬無理。

關於國體問題，雖有種種疑慮；但朕的解釋，就該回文文意而言，認為對方具有相當的善意。關於對方態度，雖有少許不安，此亦勢所難免，但朕不欲多疑。朕認為：重要的為我國民全體的信念與決心問題。朕認為此時此際，以接受對方要求為宜，還盼望各位亦如此想。

更就陸、海軍將士而言，舉凡解除武裝，以及保障佔領等，誠屬難堪之事，此種情緒，朕頗了解。

朕本人不論如何，旨在救助國民的生命。若再繼續戰爭，結局將使全國變為焦土！萬民更受苦痛，此實為朕所難忍者，是即

有負於祖宗之靈。所謂和平手段，對於對方的處置，自難完全置信，乃事所當然；惟較日本完全滅亡，稍勝一籌，只要種子殘存，仍有復興的光明。

朕憶及當年明治大帝忍淚吞聲，接受三國干涉的苦衷，故朕認為此時此際，應當忍其所難忍，團結一致，以圖將來之恢復。朕每一憶及歷來在戰場陣亡者，或殉職而死於非命者及其遺族等，不勝悲嘆之至！至若身負戰傷，或身蒙戰災，而喪家失業者，彼等之生活，也為朕所深憂慮。此時此際，若尚有朕應盡之責，決在所不辭。若有向國民呼籲之必要，朕隨時均可站在廣播機前。一般國民，迄今尚無所知，今突獲此決定，必然動搖，陸軍將士，或動搖更甚。誠勉此種情緒，相當困難，尚盼體念朕之心境，陸海軍大臣共同努力，善為訓誡。遇有必要，朕亦可親往曉諭。現在或有頒佈詔書之必要，政府可迅速起草。

以上所述，為朕的見解。

日皇語畢，首相啓奏：當立即起草詔勅。會議於全體人員涕泣聲中結束。自中日戰爭演變為「大東亞戰爭」，也隨之終止。

第二款

日皇下詔投降

當八月十日御前會議之時，日皇早有終戰表示，故終戰詔書，已備有草案；再根據當（十四）日御前會議日皇意旨，加以增補，立即迅速完成。其全文如次：

朕鑑於世界大勢與帝國之現狀，欲以非常之措置，收拾時局。茲告爾忠良臣民，朕已命帝國政府通告美、英、中、蘇四國，接受其共同宣言。

夫圖帝國臣民之康寧，借萬邦共榮之樂，乃皇祖皇宗之遺範，為朕所眷眷不已者。屢對美英二國宣戰，亦在圖謀帝國之自存與東亞之安定。至若排他國之主權，侵他國之領土，固非朕志。然交戰已閱四載，朕深知陸海軍將士之奮戰，百僚有司之精勵，一億衆庶之奉公，雖各已盡其最善，然戰局並未好轉，世界大勢亦於我不利；加之敵新近使用殘虐炸彈，頻頻殺傷無辜，慘害之所及，誠屬難測！若仍繼續交戰，不僅終將招致我民族之滅亡，亦將破壞人類之文明。苟如斯，朕何以保億兆之赤子，以謝皇祖皇宗之神靈！此乃朕令帝國政府接受三國共同宣言之理由。

朕與帝國對始終協力解放東亞之諸盟邦，不得不表達遺憾之意。每當憶及帝國臣民之死於戰陣，殉於職位，斃於非命者及其遺屬，五內為裂！至於負戰傷，蒙災禍，失家業者，更乃朕所深為軫念者。惟今後帝國所將受之苦難，固不平常，爾臣民之衷情，亦朕所熟知。然朕欲隨時運之所趨，忍其所難忍，以開萬世之太平。

朕於茲可得國體之護持，信賴忠良臣民之赤誠，常與爾臣民共在。若夫隨情之所激，濫滋事端，或同胞排擠，互亂時局，因此而誤大道，失信義於世界，乃朕所最戒者。應舉國一家，子孫相傳，確信神州之不滅，念任重而道遠，傾全力於將來之建設，篤其道義，鞏其節操，誓發揚國體之精華，以期勿落後於世界之進

化：爾臣民其克體朕意。⑭

在日皇頒佈詔書之同時，其外務大臣經由駐瑞士加瀨（Kase）公使，致送聯合國通告，表示接受波茨坦宣言及四國回答。電文如次：

關於八月十日帝國政府接受波茨坦宣言條款之要求，及關於八月十一日貝爾納斯美國國務卿寄發之美、英、中、蘇四國政府之回答，帝國政府對上述四國政府，茲有通告如次之光榮：

- 一、天皇陛下業已頒發接受波茨坦宣言條款之詔書。
- 二、天皇陛下對一切之日本國陸海空軍官憲及在軍官憲指揮下之一切軍隊，為終止戰鬥行為，交出武器；並實施上述條款起見，有命其頒發聯合國軍最高司令官所要求之命令之意。

八月十四日，日本投降通告送達聯合國各國政府，杜魯門總統代表聯合國各國政府宣佈戰爭結束。同日美、英、中、蘇協議：由杜魯門總統任命麥克阿瑟元帥為聯合國軍最高司令官，主持接受日本投降事宜。⑮

八月十五日正午，日本天皇向全國廣播接受波茨坦宣言，日本國民獲悉戰敗投降，慟哭不已。鈴木內閣於是日總辭。高級將領以身殉戰敗之責者，計有阿南大將等14人。⑯日本軍閥，當其發動侵略戰爭



美國杜魯門總統代表聯合國宣布戰爭結束

之時，以殺人開始，何期八年之後，竟以自殺而終。

八月十五日日本宣佈投降時之全般態勢，參閱附圖一四。

第二節

以德報怨

蔣委員長於日本宣佈投降直後，在陪都重慶發表廣播演說：

全國軍民同胞，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

我們的「正義必然勝過了強權」的真理，終於得了它最後的證明。這亦就是表示了我們國民黨歷史使命的成功。我們中國在黑暗和絕望的時期中，八年奮鬥的信念，今天才得到實現。我們對於顯現在我們面前的世界和平，要感謝我們全國抗戰以來忠勇犧牲的軍民先烈；要感謝我們為正義和平而共同作戰的盟友；尤須感謝我們國父辛苦艱難領導我們革命正確的途徑，使我們得有今日勝利的一天；而全世界的基督徒更要一致感謝公正而仁慈的上帝。

我全國同胞自抗戰以來，八年來所受痛苦與犧牲，是一年一年的增加，可是抗戰必勝的信念，亦是一天一天的增加。尤其是我們淪陷區的同胞們，受盡了無窮摧殘與奴辱的黑暗。今天是得到了完全解放，而重見青天白日了。這幾天以來，各地軍民的歡呼與快慰的情緒，其主要意義亦就是為了被佔領區同胞獲得了解放。